

我的一點心腹話

丁祖輝

到臺灣已經差不多有三年了，在系裏面也冷眼旁觀了同樣長的時間。說冷眼旁觀的原因，一半是自己本來就不算很活躍，另一半則是很多身為僑生的同學都有同感——置身事外。本地生人數既多又是主，我們人數既少又是客，何必管那麼多呢？本地生們心裏可能也在想，這批外來的傢伙，幹嘛讓他們握了這班上的大權，操縱了全班的意向？所以我自己雖然已差不多被同化了，但總免不了有些時候插不上嘴，只有坐在一旁，眼看著他們吱吱喳喳的用一種我最近才稍為熟悉的語言在爭吵一些我以為不值一談的問題。這種因思想教育、生活環境、語言習慣等等所引起的本地生與僑生間的隔膜，經常不被人諒解，不是說本地生未盡地主之誼，就是說僑生未行客人之道。當然最圓滑的說法是雙方都未盡力去改善彼此間的關係，而這卻是實在的情形，但我們到底要往那一方面走呢？現在讓我們一起去尋找問題的癥結所在。

語言的不溝通：雖然不少的僑生未來臺灣以前已經會講國語，但還有很多尤其是香港及澳門來的僑生是到臺灣以後才開始學的。他們差不多有一個月以上的時間上課時不曉得老師在說什麼，下課後也只能和那些跟他們一樣情況的同學一起瞎子摸象的暗中摸索，過了這段時期，聽方面的困難大部份都已能解決，然後他們共同面臨相同的難題，不管本來會說國語的或抵臺才學的，就是他們的國語不純正及詞不達意。這種彘手的話，本地生起先或會聽得不舒服，但後來差不多都能習慣，但僑生們自己卻想：「他們一定在肚子裏笑我的國語差勁，我講得那麼辛苦，他們卻好像愛理不理的，不講也罷。」於是本地生們也樂得耳根清淨，大家不言不語，點頭招呼過就算了。這是指那些初學國語的僑生，至於那些本來在僑居地學過國語的，心裏面可想的是另一套，「你們南部來的同學國語還不是講得很『菜』嗎，現在竟然小看我，焉知我也懶得跟你們談話」，於是越搞越糟，大家都去找相熟的講自己最流利的方言，什麼廣州話，潮州話，客家話，山東話都出籠了，這正好好像臺灣籍的同學見面時都喜歡

用閩南語交談一樣，誰都怪不了誰。

學業成績的差異引起的自卑感：根據統計，本地生的學業成績是沒話可說的，僑生方面雖然很多在考場上不如意，但技壓羣雄的每大有人在，這顯然是因為僑生裏面水準參差不齊。臺大學生都是聯考裏面分數最高的，資質及努力總差不到那裏去，而僑生卻因為政府援助華僑子弟的計劃，把錄取標準盡量放低，俾使他們能有機會回祖國求學。於是相比之下，那些因僑居地教育水準比較低而在當地名列前茅的，到臺大後卻來個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對他們的心理打擊之大是不可想像的，有些就此自暴自棄，有些雖然埋頭苦幹，希望迎頭趕上，但終因基礎不好而一蹶不振。他們面對那批考場春風得意，考完在窮嚷簡單的本地生們，自然的產生一種自卑感而不好意思去請教他們，或者把這種心理轉換成一種輕視的態度，不屑去請教他們。而本地生們可能由他們的長輩得到對僑生的不良印象，聽到「僑生」兩字便皺起眉頭儘往壞處想，到學校來以後看到他們功課這麼差，越發加強他們心裏對僑生的厭惡，這都是一種先入為主的看法，就跟我們無緣無故的討厭外國人，叫他們「洋鬼子」的心理一樣。於是他們就根本不會想到自動去幫助僑生，就是他們跑來請教也有點不大願意。除了這個以外，很多同學也是太注重本身的功課，他們都是在為那唯一的目標在奮鬥。就是自己同學朋友間也少有來往，更何況那些遠隔雲外的異鄉來客呢。

以上所談的只不過是隨手撿到的病灶，其他隱藏着的都需要各位的發掘，知道病源後才能對症下藥，但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治療方法，反正條條大路通羅馬，能否成功是次要，中間的努力卻是非常珍貴。我自己就極力的撤除偏見，犧牲一點自己的立場，厚著臉皮的鑽進他們的圈子裏，陪他們聊聊一些我可能根本沒興趣的話題。我只是在想，我不先獻出我的一份熱誠，又怎能換取別人埋在心窩的那一份呢？